

人文地理

“平定”的代称“榆关”

□李忠红

过去,读书人在其文学作品中标明自己或他人籍贯的时候,往往喜欢使用一种代称。这种代称一般比本称的知名度要高,而且含有骄傲、夸大的成分在内。像孟县人田国俊的很多作品落款是“乌河田国俊”,李崢岭也用“乌河李崢岭”,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喜好用“仇犹”“孟山”“孟州”来代称孟县。同理,我们发现在很多过去的文献资料中,好多人喜欢用“榆关”“上艾”“石艾”来代称“平定州”。而且“榆关”的使用频率特别高,使用者中不乏元好问、乔宇、傅山、武承谟等文化名人。

“上艾”是因为西汉时曾在平定设立上艾县,北魏时将上艾县改称为石艾县。用“上艾”“石艾”代称平定,突出的是平定悠久的历史。那么用“榆关”代称平定的原因何在呢?

在几版清代《平定州志》中,“上城,汉韩信击赵,下井陘口,驻兵于此,筑城为寨,以榆塞门,因名榆关。宋太平兴国四年,改广阳县为平定县,徙治焉。”明成化二年丙戌科进士、平定人白思明在《重修上城记》中也写道,“平定上城最古地名榆关,考之州志云,肇自汉将军韩信伐赵,下井陘时驻兵于此,而筑斯城。以榆木塞门,肆号榆关郡焉。”按这些记载,平定上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,汉三年(公元前205年)十月韩信伐赵,在“井陘之战”前,曾驻兵于此,并修筑了这座城池,用榆木修造城门,故名榆关。太平兴国四年(979年),宋军北伐晋阳,北汉灭亡。广阳人改名为平定县,“皇朝平晋阳,以此县先归,于是乃立平定军,仍改广阳县为平定县”(见《太平寰宇记》)。改广阳县为平定县是因为这里是北汉属县中最早归附宋朝的县。平定县设立后,县治从广阳城(在州西南八十里,即唐广阳县城,今名广阳村,

废墟犹存)迁徙到了榆关城,随后又增筑了下城。上城城门有二:南曰迎薰,北曰榆关。“上城周二里三百四十八步,下城随山高下计六里三十八步。”(见清平定州知州陶易《重修平定州城记》)之后,直到民国,古榆关城一直是平定州、平定县的县治所在。这是榆关的由来与历史。

在与平定有关的史料中,最早出现“榆关”是在宋代名将韩琦的《五律·黑砂岭路》中,诗中有“诘曲榆关道,终朝险复平”。金大安二年(1210年)四月赵秉文所撰的《涌云楼记》中,有“楼枕古榆关”之句。元好问的诗中也有“为向榆关使君道,郡中合有二贤堂”之句。吕思诚的《土风记》中,有“后石艾为广阳,徙治榆关”的记载。明代名臣王琼有“俨与榆关增壮观,故为高士作幽栖”之句。明代乐平乔宇写有“榆关高岭高接天”。傅山先生有“艾郡自秦汉,榆关亦燕赵”之句。清代平定州知州曾尚增的《榆关会业序》中记有“前司牧设立榆关书院”。因为古榆关的因素,平定州设立了榆关书院(后改为“嘉山书院”),有关“榆关”的文稿、诗句数不胜数。

先有这么多文化名人赞“榆关”,后人用“榆关”来代称“平定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到了明代,“榆关”从名家名篇中逐渐进入普通读书人的文稿中。西南昇村现存成化元年(1465年)《重修玉像创建南殿记》中有“仇犹东南,榆关东北,延寿之乡,玉像招提”,这里用“仇犹”代称孟县,用“榆关”代称平定州。冠山现存明正德二年《重修资福寺碑》,有“榆关群山所环也,然以名山称者惟冠山焉”之句。燕龛村现存明万历四十七年《重修甘泉寺西殿记》中有“榆关郡北六十里许,有村曰燕龛”等等。

进入清代,用“榆关”代称平定州的情况更普遍了。傅山先生在他的名篇

《介林》落款中,有“偕来者,榆关白孕彩,离石王浣,汾阳胡亮,胡同兄弟”。关家峪康熙七年《重修五龙圣母庙序》中“榆郡北五十里许,有村曰关家峪”,将“榆关郡”简称为“榆郡”。孟县韩庄村(今属阳泉郊区)康熙三十四年《新建聚云戏楼碑记》中的“榆关府庠生杜人仙”,竟将平定州代称为“榆关府”。上章召雍正三年《重修同善庵记》中有“榆关庠生史养文熏沐撰并书篆”之句。康熙五十八年四月,被康熙皇帝钦点为“第一才子”的直隶新安县知县武承谟在给小峪村挚友曹伟所撰《皇清待赠孺人曹母张太君墓志铭》中,有“每取路榆关,辄奔走堂皇,下见荆花棣萼之美”之句。直到民国,还有人这样使用。西峪村民国十六年《新建普济阁序》中有“榆关北境,有村曰西峪”,此时的榆关指的是平定县,而不是平定州了。

对于一些正史资料中的“榆关”是否一定说的就是平定州上城,有人也提出了质疑。清代名士张佩芳先生曾作《榆关考》。他认为,韩信伐赵筑榆关城一事,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没有记载。史料中最早出现“榆关”是在《隋书·高祖纪》,其中有“开皇三年三月癸亥,城榆关贺娄子干传,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”。后来的《唐书·地理志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典》《续通典》《金虏节要》《大明一统志》均有“榆关”的记载。不过,这些史书中的榆关指的是平州的榆关,而非平定州的榆关。

且不论张佩芳先生考证是否正确,但榆关之说至少在宋代改广阳县为平定县之时,就已经存在了。后人喜欢用“榆关”来代称平定州、平定县,原因有二:一是榆关与西汉名将韩信有关;二是历史上曾经有众多文化名人咏诵古榆关城。“榆关”的名气远远大于“平定”的名气。

诗词曲赋

秋思

□史玉宝

晴空澄蓝天际远,苍山画秋妆容深。
遥见飞雁唱大风,近观闲云依峭峰。

花前石径留从容,树下草坪有光影。
心中怀恋有几许,红果点点数得清。

我望窗下昨夜梦,满目丹青随风行。
叶如黄金绘秋景,露似珠玉传晨声。

静心捧书与言清,举手握茶相诉隐。
不是季节变换重,原有执念一丝存。

天蓝知静有白云,风轻卷叶见秋深。
望眼窗下婆娑影,却是花谢茗已清。

诗四首

□董永寿

春雨

春雨霏霏山色蒙,万点迷茫烟雾笼。
日出青山云犹在,缭绕西南四五峰。

夏露

夏露滴滴结茶树,晶莹剔透圆溜溜。
晨曦一照闪幽光,也似玛瑙也似珠。

秋风

秋风萧萧送雁影,黄叶打旋落纷纷。
吹皱一泓碧池水,呼出霜天万木红。

冬霜

冬霜茫茫大地白,千树万树银伞开。
遥望沿河探棵柳,一片晶莹齐排列。

灯下漫笔

小人书

□郭会清

刚上学的时候,父亲给我买了小人书,尽管书中的字大多不认识,但仅看书上的图画就能让我心满意足。细细地盯着书上的人物,我的头脑中演绎着一幕幕神奇的故事,很多时候竟能忘记吃饭。

因为还不识字,我经常拿着小人书缠着父亲问这问那,在父亲的帮助下,贪婪地阅读着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。看书的时候,我常常觉得小人书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,好像自己进入了书中的故事,又好像书中的人物跳了出来。父亲鼓励我要好好念书,认识的字多了,就能独自看书了。从此,我不但用心读书,而且拿着小人书逐字逐句去请教父亲或其他识字人,靠这样的方法我认识了不少字。渐渐地,我开始能独立地识书中的故事情节看个八九不离十。

学会查字典后,我的识字量更是突飞猛进,基本上不用缠着别人去讲了,不认识的字可以自己动手解决。在小人书的带领下,我穿越远古,畅想未来,与小人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。后来我还常常拿着小人书到学校,课间同学们就把我围住听我讲上面的故事。看他们专注听我讲故事的样子,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
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视,文化娱乐生活相对匮乏,文娱活动主要来源于有线小喇叭的广播。新闻、戏曲、故事等都是我爱听的,这些让我不断增长了见识,开阔了视野、陶冶了情操。后来有了

收音机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广播少儿节目就更吸引我了。至于说电影嘛,十几个乡镇轮着演,往往一个月都看不上一回,每次村里上演,邻村的人也会闻讯而来,就像赶集一样人山人海。村里唱戏那就更没指望了,老人们常说,“十年不唱一台戏”。这些虽然都很有趣,在那个年代也很难得,可我觉得都不如看小人书过瘾。

小人书虽说好,但由于那时家里经济拮据,衣服还经常靠亲戚朋友接济,拿不出钱来买更多的小人书,看到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买下成套的小人书我就眼馋得不行,常常挖空心思借来一睹为快。为此,我常常到别人家帮着做点农活之类的,博取好感,以便借阅。过年挣的压岁钱,我也多半用来买小人书。萧伯纳说:“倘若你有一个苹果,我也有一个苹果,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,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。但是,倘若你有一种思想,我也有一种思想,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,那么,我们每人将有两种思想。”看书不也同理吗?为了能够看到更多的小人书,我常把自己的小人书和其他人交换着看。

小人书的内容包罗万象,囊括古今,遍及中外,五花八门。《盘古开天地》《女娲补天》等美丽的神话,把我的思绪带到远古洪荒的年代;四大名著连载,使我品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风采;成语故事连环画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;《巴黎圣母院》让我见识了异域风情,把美丑分得明明白白;《鸡毛信》

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小英雄令人佩服;《董存瑞》《黄继光》《方志敏》让我领略了何谓英雄气概……

这些用图画及简短的文字演绎的故事让我对每个细节印象深刻。手边有本小人书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我常常吃饭时看,睡觉时看;春天闻着花香,田野上看;夏天伴着蝉鸣,柳荫下看;秋天晒谷场上,阳光下看;冬天围着火炉,嚼着糖看……不但看,我还在纸上描画书上的人物。如醉如痴,如饥似渴!上了初中后,我还会天马行空地自己编故事,并模仿小人书插上自己画的图,以此娱乐。

多年下来,我积攒了不少的小人书,并专门准备了个箱子盛放小人书,有空就翻出来看。后来一次搬家丢失不少,这让我非常难过,久久不能释怀。要说我最爱读的书,那一定非小人书莫属了!可以说,小人书绘就了我童年的欢乐与幸福。

至今,我已年过半百,但看小人书的热情、对小人书的情怀仍不减当年。如今,小人书的身影已逐渐退出大众视线,就连书店里也很难见到小人书。每每想到这些,我都十分怅然。时代的潮流冲刷了小人书的印记,我的童年也随着小人书的淡出永远成为回忆。最近看到平定县图书馆公众号可以免费扫码看小人书,我欣喜若狂,童年的美好似乎随之重新归来。小人书的大世界,承载了我多少儿时的美好与梦想啊!

书画作品



清音(中国画)

张媛君画